

凡人心迹

皓月之下 清欢自来

吕斌

暮色是浸进来的，像淡墨晕开在宣纸上，先洒暗了屋檐的棱角，再漫过巷弄里最后几声说笑。白日的喧闹缩进窗内，竹椅拖动的轻响渐消，穿堂风掠过窗纱时，一轮皓月已悬在墨蓝天际，清辉漫洒，给院中的老桂树、青砖墙镀上层温润银霜。这般月色，最合我这退休之人的心境——不用追赶时光，独处其间，心底的清欢便悄悄漫了上来。

儿时的皓月夜，总搬着小马扎蹲在庭院，缠着奶奶讲嫦娥奔月。她的声音裹着岁月的沙哑，混着月光漫过来，故事里的桂树影，仿佛就落在院角井台。我总忍不住伸小手去接指尖的月光，凉丝丝的，却又带着灶膛余温般的暖。那时的月光，是童年最安稳的底色，没有生计烦扰，只觉一切都妥帖。偶尔有萤火虫提着灯笼从篱笆后飞过，与月光织成朦胧光影，空气中飘着栀子花香与新翻泥土的腥甜——这便是幼时最纯粹的清欢，简单得像月光碎在地上的银屑。

后来大半辈子尘土奔波，上班时为

工作操劳、为家庭奔波，竟鲜有静心赏月的闲情。城市的夜被霓虹、车灯填满，月光的清辉被搅得支离，难寻踪迹。唯有加班至深夜走出办公楼时，偶尔撞见头顶皓月，白日的疲惫、职场的烦扰，竟在这清辉里慢慢卸了。沿着小径慢走，月光透过梧桐叶隙洒落，在地面织出斑驳光影，脚步踏上去，像踩着半生岁月。路边草尖的虫鸣清脆如旧时铜铃，与月光缠成温柔夜曲。无需言语，静静感受便觉奔波皆有落——这是成年人的清欢，于喧嚣中寻片刻喘息，于劳碌中觅一份安稳。

如今退休卸了担子，最惬意的便是守着乡下老屋。月圆之夜，我总提前把藤编竹椅搬到老桂树下，旁置小方桌，亲手泡一壶陈年普洱。紫砂壶冒着细弱热气，琥珀色茶汤缓缓斟入白瓷杯，茶香随热气漫开。抬眼望去，月光如化不开的牛乳倾泻，把青石板照得透亮，连缝隙里的青苔都清晰可见。茶烟袅袅缠月色，鼻尖既有普洱的醇厚，又有月光的清冽，浑身都舒坦。老伴端着

另一杯茶挨着我坐下，手里摇着蒲扇，偶尔说几句巷弄新鲜事、孩子们的近况，话语不多，句句熨帖。若孩子们回来团聚，便端上一盘刚切的广式月饼，豆沙馅的绵密、五仁馅的香浓，甜而不腻。月光下，一家人围坐桌旁，茶杯碰撞声、轻声笑语混着院外虫鸣，格外安稳。没有纷争与追逐，只剩简单陪伴与烟火温情——这便是暮年最真切的清欢，藏在茶汤醇厚里，藏在蒲扇清风里，藏在家人闲谈里。

皓月之下，万物皆静，人到这般年纪，心境也澄澈如洗。月光是最公平的使者，不分贫富贵贱、繁华落寞，都把清辉均匀洒向每个角落。它照过我年轻时奔波的街巷，也照过如今静养的庭院；照过文人案头，也照过寻常窗台。在这清辉笼罩下，浮躁归于平静，遗憾渐渐释然。活到此刻才明白，清欢从不必刻意追寻，只需静下心来感受月光的温柔、聆听夜的静谧，便会发现它一直都在身边。

于我而言，清欢从非避世的孤寂，

亦非锦衣玉食的奢华，而是历经风雨后，在平淡生活中寻得的诗意；是卸下重担后，在尘世中守住的初心。它藏在皓月清辉里，藏在虫鸣悦耳中，藏在老伴陪伴里，藏在一杯陈茶、一块月饼的简单滋味里。就像此刻，皓月当空，晚风轻拂，茶香袅袅，心底安宁惬意油然而生——这便是岁月沉淀后的清欢，最是动人。

夜渐深，月光依旧温柔，虫鸣依旧清脆。品一口陈茶，任清辉洒在肩头，心中无杂念，只剩满满安宁欢喜。原来，皓月之下，清欢自来从非空话。人到晚年，不必再匆匆赶路，停下脚步感受生活点滴美好，便总能与清欢不期而遇。这份清欢，是岁月的馈赠，也是半生奔波最好的归宿。

月光如流水漫过老桂树，漫过半生心田。我愿抛却所有纷扰，静静享受这份清欢，让心灵在月光中滋养安放。或许，这便是晚年最美的模样——简单、纯粹，带着岁月沉淀的从容诗意，在皓月清辉里，安穩度余生。

岁月留痕

绛紫色的得意与忧伤

徐露

可能对于别人而言，那人只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但绛紫色的外套和一个足够遮住大片后背的旅行背包，以及从背包上方只隐隐露出的方形脑袋在我心中实在是占据了不小的分量。

自打有记忆起，他总在各地奔走，某年在北京，某年在深圳，某年又常驻广东。那时候心智尚未成熟的我并不怎么出家门，可能唯一走得稍远的路就是从学校到家门口的路。人总会对自己不曾见过的物事心生向往，更何况是小时候呢？于是照片里的天安门、故事里的广州塔、落满灰尘的纪念币都成了我对他曾走过的地方的“探索”。

小时候总觉得人人都有一套“经典皮肤”，数学老师的褪色牛仔褲和别在腰间作响的钥匙串；朋友的灰白色运动鞋和似乎永远焊在身上的休闲裤；语文老师的永远泡着茶叶的玻璃水杯……他也有一套离乡回乡经典皮肤：绛紫色外套和黑色超大号旅行背包。

这是他改不掉的小习惯，在回乡前一天总会去理发店里打理个头发，胡茬也刮得干干净净，说是为了展露自己最好的精神面貌，扬眉吐气地回家，让老乡和家人都觉得自己的日子过得顺风顺水。他那颗脑袋曾经多次被家中晚辈吐槽“正方形脑袋”，小时候贪玩在他头上放书，竟然真的能放得十分平稳，于是更加确定了“正方形脑袋”这个说法。

在我小时候的认知中，每年最高兴的事件排名当是如此：学校放假排第三，过生日排第二，那人回家就得排第一，现在想起来这也是有一定依据的：人总是对能够轻易得到的事物置若罔闻、熟视无睹，而对需要以一定时间等待的东西始终怀有期待。学校放假对一个贪玩学生而言简直度秒如年，生日更

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年一过，那人回家却是更加小概率的事件。在此基础上，可能童年做过最美的梦就是某天放学看到一个高大绛紫色身影负手站在小院门外，一动不动地望着那棵穿楼而过的柿子树。

小学学圆的时候对直径和环抱没有什么概念，全拿这棵柿子树当作“参考物”，到后来某一天突然想起来一段儿时记忆，才猛然想起父亲为了让我更好理解题目，指着这棵柿子树抑或是手上捧着一颗圆滚滚的柿子时的模样。

后来我们从小院搬到了四周逼仄的水泥灰盒中，伴随着此起彼伏的工程作业异响，无数人的童年随着砖瓦一起碎成一地狼藉，此后这段记忆大家都打起心照不宣的态度。到了秋天，他终于回到新家，看似认真地夸赞了一通后回到了业已不复存在的老宅。但多年后再回想起这一幕，对他而言象征着意气风发的绛紫色发色也未能遮住不见小院和柿子树的失落。于是，成年后做过最难过的梦，大概就是某天回家途中，他突然转头对着我说：“么儿，今年秋天没有柿子吃咯。”

奔波多年后，小老头终于如愿回到了故乡，而我也必须要负上行囊让高铁载我离乡，定睛一看候车等待的人群中，远远就能注意到一抹绛紫色身影，恍惚了一阵，迅速拿出手机并按下了快门，随后在“人类高质量家庭”群中火速截了截一个莲花样式的头像，并发出了这张图片：老爸！这个人真的好像你！

此时可能只有我在想象，多年前这样一抹绛紫色后背每次头也不回地挥别故土和妻儿时，究竟是带着怎样的心情呢？

心香一瓣

守一窗霜花等鸟鸣

徐晟

霜花是趁人酣眠时来的。早晨推开帘子，窗玻璃上已开满了霜花。

靠窗处积得最厚，茸茸的，像新弹的棉。往中间去，便清瘦了，是冰的枝桠，冷冷地伸展着。有几簇开得极繁复：有的似蕨草，蜷曲着远古的姿态；有的像珊瑚，藏着深海的梦；还有的，分明是落尽叶子的白桦林，疏疏朗朗地立着。这窗，成了一个被寒气凝住的、玲珑的梦。

屋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炉子上的水壶，也只敢让水汽袅袅地、心虚地升着，仿佛怕惊扰了窗外的创作者。我知道，这满窗的繁华，是夜与寒的密谋。它们的美，全然是“此刻”的——只要日头再爬上些，只要屋里的暖意再固执些，它们便会渐渐薄下去，终化作一缕水汽，了无痕迹。它们的美，原是这样决绝，不寄望于长久，只灿烂于这清寂的刹那。

我便守着这一窗易逝的繁华，坐了下来。等。等一种声音来叩破这过于完美的寂静。霜花是夜的哑语，而我，想听一听昼的初声。

光线一分一分地挪进来。起初是怯生生的蟹壳青，染在霜花最薄的边缘；后来便成了暖暖的姜黄，透过冰的森林，在桌上投下晃动的影子，像水底的波光。霜花的边缘开始晕开，像宣纸上润开的墨，有一种温软的、将要离别的泪意。就在这光与影的移换里，就在繁华将颓未颓之际——

忽然，一声鸟鸣，像一粒银亮的珠子，从窗外掷了进来。



红绸舞盛世 李中摄

人生百味

古寺钟鸣惊鸟时

陈松

山里的黄昏来得格外早，也格外静。我这次进山，没什么特别的缘由，就是心里头乱糟糟的，像一团理不清的乱麻。听人说，山里的古寺能安神，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来了。

寺不大，也不怎么起眼，灰瓦黄墙，有些地方的墙皮已经剥落，露出里面深褐色的砖石，像老人手背上暴起的青筋。一位老僧，穿着洗得发白的僧衣，正一下一下地扫着寺前的石阶。他的动作很慢、很轻，仿佛怕惊扰了这山间的暮色。竹扫帚划过青石板，发出“沙-沙-”的轻响，这声音并不刺耳，反而让四周显得更加寂静了。

我也就那么静静地站着，看着他扫地，心里头那团乱麻，似乎也随着这单调而有节奏的声音，慢慢松散了一些。夕阳的余晖斜斜地穿过古寺旁那几株参天的古树，将斑驳的树影投在地上，也投在老僧微驼的背上。树上的鸟儿们大概都睡熟了，没有一点声响，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老僧和他手中的那把竹扫帚。

就在我几乎要沉溺于这份宁静时，一声浑厚的钟声，毫无征兆地从寺内撞响。“当-！”那声音，像一块投入深潭的巨石，瞬间打破了所有的平静。

它不是尖锐的，而是带着一种奇异的钝感，却又有着无与伦比的穿透力。我感觉脚下的青石板，甚至远处的山壁，都在微微共振。这声音，仿佛不是用耳朵听到的，而是直接撞击在心上，震得我胸口一闷，又随即感到一种奇异的舒畅。

紧接着，便是“扑棱棱-扑棱棱-”一阵急促而纷乱的声响。栖息在古树枝头的飞鸟们，被这突如其来而的钟声彻底惊醒。它们显然被吓坏了，来不及有任何思考，便本能地振翅高飞。灰的、褐的、白的鸟儿，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猛地从树冠中抓起，又随意地抛向空中。它们的翅膀慌乱地拍打着，带起一阵急促的风，甚至有几片羽毛，打着旋儿，悠悠地飘落在我脚边。

那一刻，我呆立在原地，心中那团乱麻，仿佛被这雄浑的钟声和惊飞的鸟群，狠狠地撕扯了一下，然后，竟奇迹地散开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明，从心底最深处涌起，冲刷着我所有的烦忧与杂念。我忽然明白了，这钟声、这惊鸟、这扫地的老僧，还有这寂静的古寺，都是在告诉我，该放下的，就让它随风而去吧。

我转身下山时，脚步，竟真的轻快了许多。

凡尘一瞥

乌桕冬韵

俞俊

北风过后，寒气用一把越来越锋利的剪刀，给世间万物做着减法。山川只好瘦下去，水泽也只好瘦下去，而乌桕，却绽放了一身的雪白。

秋天时，它曾是个挥霍无度的浪子。霜降一过，便点燃满身的叶片，红得那样张狂，那样不管不顾，染红晚照，染红秋水。陆放翁在《秋思》里写，“乌桕赤于枫，园林二月中。”但在此刻，乌桕把一树绚烂早已交还给了泥土，只留下一身铁骨，在凛冽的寒风中，举着满树的白。

乌桕籽三五成群，簇拥着，像梅花，却比梅花更早地占据枝头；像雪，却比雪更坚硬。在经历了春的生发、夏的蓬勃、秋的燃烧之后，这棵树把所有的欲望、情绪、水分都剔除了，只剩下这干干净净、圆圆滚滚的白，悬挂在半空，在墨黑的枝干和钴蓝的天幕之间，炸裂开来。

它们是树的舍利子。

乌桕籽，外壳坚硬，内裹蜡质。古人取它，剥皮、捣碎、蒸煮、压榨，制成柏油，做成蜡烛。明代《天工开物》里讲，“造烛则柏皮油为上。”乌桕籽把光和热，封存在这小小的白色胶囊里，它随时准备燃烧，却又极其克制地保持着冷静的姿态。它举着那些白色的籽，像举着几千几万盏熄灭的灯，又像举着无数只紧闭的眼睛。

天空是一面巨大的蓝玻璃，冷冰冰地扣下来。乌桕便在上面作画。疏朗，极简，留白。它懂得构图的哲学。多一枝太繁，少一枝太枯。每一颗白籽的位置，都经过精密的计算，稳稳地嵌在风的缝隙里。鸟儿来了。几只黑色的寒鸦，或者是

白头鹤，落在枝头。它们啄食那些白籽，发出笃笃的声响。

通过鸟的胃，乌桕跨越山川，去往更远的地方扎根、重生。

很多年前，我在徽州古道旁，也见过一棵老乌桕，满树白籽在夕阳下闪着银光。我觉得它像一位垂暮的老僧，参透了生死，看淡了荣枯。它就在那里站着，一站就是几百年。时间在它身上，只是脱了一层皮，又换了一层衣。那些白籽，在风中微微摇曳，相互碰撞，发出细微的声响。它们不急着落地，也不急着发芽。满树的白，是对冬天的回答，也是给春天的请柬。它并不卑躬屈膝地乞求春天的到来，它只是静静地守着自己的节奏。春天若来，它便吐绿；若不来，它便继续白着。

这个下午，阳光稀薄。我与一棵树相对无言。我们并排站着，在这苍茫的天地间。我伸出手，接住一颗被鸟雀啄落的白籽。它躺在我的掌心，硬硬的，凉凉的，像一颗微缩的星球。我捏碎它，指尖便染上了一层淡淡的油脂。这便是光明的种子啊。

它是一棵树。我也曾是一棵树。只是后来，我学会了行走，学会了言语，学会了伪装，便忘却了如何像一棵树那样，诚实地面对季节，面对生死。

天色将晚，暮色四合。

那满树的白，在昏暗的光线中，竟然亮了起来。它们像星辰、像烛火、像无数个细小的惊叹号，点亮了这灰暗的人间。

看着这满树的白籽，我仿佛找回了一点失落已久的根系。

往事随想

金丝编织的流年岁月

梁华春

每每读到“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我脑海里浮现出村庄上空袅袅炊烟的同时，不禁念起托举这种浪漫景象的“群体幕后英雄”，念起其中的稻草。

儿时，故乡一年种两季水稻。稻谷丰收的同时，也攒下了大量的稻草。除去卖到镇上采购站换钱外，剩下的稻草成了柴火，点亮村庄人家的烟火生活。

除此之外，稻草还能用来盖房子。那时，瓦房在村里还很少见，大多数人家住的都是草房。稻草不仅是垒墙、抹墙、制土砖的拌料，也是苫盖房顶的原料。

记忆里，每年立冬时节的晴日，母亲总会撤了家里床上的旧稻草，铺上晒了半天的新稻草。姐姐、弟弟和我见状，总会主动“参战”。一待母亲

将床单铺好，我们就忙不迭地将自己抛到床上，玩起驴打滚；或者，不停嗅着那混合着谷物香气的独特味道。母亲在边上笑说：“把床上的太阳味弄没了。”我们听了，继续疯闹着。

干活回家的父亲见了，打趣说他要给家畜送“金丝被”去，问谁愿意报名。心领神会的我们，便又来了精神，追着父亲脚步，出了家门。

父亲抱着稻草走向牛栏，我们亦步亦趋地跟了过去。父亲抱着稻草去喂猪圈，我们也有样学样地忙活起来。我抱的草少，他说我掉的草多。父亲闻言哈哈一笑：“你俩大哥别讲二哥，两人都是麻子哥。”一边的姐姐听了，笑着跑回家，多嘴去了。

寒霜要来了，奶奶挑了两捆稻草去了菜园。我和弟弟尾随过去，蹲在

边上看热闹。眼见奶奶在韭菜、芹菜墒上搭着“简易房”。我们按捺不住好奇，时而掀起房角打量，时而用手往房里探究。奶奶见了，跺脚直呼：“小兔崽子，快住手！”望着奶奶佯怒的样子，我们嬉笑着继续捣乱。

逢着爷爷坐在门口板凳上，一边用水桶捶着稻草，一边和邻居大爷搭话。我和弟弟走马灯似的，一会儿跑向这边，一会儿跑向那边。看着稻草在指间穿梭，一点点长成长门帘的样子；瞅着稻草随着手指翻飞，一下下织成长长的“草蛇”……

印象深刻的，还有那些和稻草相关的游戏。从春到秋，放鸭、放牛时，我和小伙伴总喜欢端着竹竿，对着田间地头的稻草人拼杀一番；或者，分成两队，以田沟为战壕，用土坷垃作弹药，向稻草人发起冲锋，直打得它

东倒西歪，笑声散落一地。

冬日里，村中小伙总喜欢像麻雀一样，围着村外打谷场上那些“金蛋糕”作文章。其中，有的组队，围着稻草堆捉迷藏；有的结伴，爬上、滑下稻草堆，乐此不疲；有的接力在稻草堆中掏出深洞，排队奋力跃进洞里，笑着从另一头洞口爬出，循环往复。

时光流水。如今村中乡亲早已搬到了镇上居住，曾经与稻草相关的日子，化作金线编织成温暖的故事，回望着那些芬芳的流年岁月。偶尔，想起往事，我和弟弟借着拾粪，将村里村外稻草堆挨个搜一遍。发现有母鸡在草堆上做窝，就悄悄守候着，单等母鸡跳下，咯咯叫着离去，再去捡拾带着体温的鸡蛋，回家报喜。这一切恍如昨日。



非遗糖画 贾文江 摄